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发达资本主义 时代的抒情诗人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王涌◎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 的抒情诗人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 涌 译



ECNUP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 (德) 瓦尔特·本雅明著; 王涌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998-1

I. ①发… II. ①本… ②王… III. ①波德莱尔(Baudelaire, Charles 1821-1867)—抒情诗—诗歌研究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0499号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著 者 [德] 瓦尔特·本雅明

译 者 王 涌

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选题统筹 王慧敏 黄 琰

项目编辑 许 静 储德天

审读编辑 陈锦文

特约编辑 黄 琰

装帧设计 采芹人  王 佳 李 旖
<http://blog.sina.com.cn/qap0556>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 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194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3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998-1/I · 1636

定 价 39.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Contents

一 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001
波希米亚人	005
闲逛者	040
现代主义	088
二 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	141
三 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	213
傅立叶与拱廊街	216
达盖尔与西洋景	221
格朗德维埃与世界博览会	225
路易·菲力浦与居室文化	229
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	233
豪斯曼与街垒	237
本雅明生平年表	243

一

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



一座人并非绝对需要的都城。

——塞南库*

* 塞南库(E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 1770—1846), 法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译注

波希米亚人

“波希米亚人”是在马克思一段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文字里出现的，他将这些人称为职业密谋家。1850年，《新莱茵报》曾详细刊登了警方探子德·拉·琥德的回忆录，马克思凭借这些回忆材料论述了职业密谋家的一些特点。要描述出波德莱尔的特征，就是要去言说他与这类人物的相似之处。马克思是这样去勾勒这类人物的：“随着无产阶级密谋活动的出现便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即密谋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的，也就是法语中所说的‘临时密谋家’（conspirateurs d'occasion），他们只是在不放弃其他工作的情况下参与到密谋活动中，他们只是参加会晤，并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前往某集合地点；另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谋活动上，并以此为生……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性格。他们飘忽不定，在具体行事上不太关注自己的所为而更看重偶发事件，他们

的生活无序可循，唯一具有定性的就是葡萄酒商的那些小酒馆——他们经常歇脚的见面场所，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不三不四的人，这就使他们被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波希米亚人（la boheme）之列。”*^①

这里顺便应提到的是，拿破仑三世本人也是从这样的氛围中发迹的。众所周知，他执政时期的政治工具之一便是“十二月十日协会”。在马克思眼里，该协会的骨干是由“法国人称之为波希米亚人的人群选出的，这是那些来回跑动但不会散去的不定的人群”。^②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继续保持了她的密谋习惯。突如其来的公告、秘密的流言、捉摸不定的出击和难以理会的反语都是第二帝国国家利益至上理性的组成部分。在波德莱尔的理论文章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特点。他表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不容争辩，讨论不是他要做的事，即使论题有明显的矛盾以致讨论显得必不可少时，他也会回避。他把自己的文章《一八四六年沙龙》题献给了“有资产者”，

* 普鲁东（Proudhon）想要把自己同职业密谋家分开，他偶尔自诩为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所干的事不是街垒战，而是论战。他能天天晚上与警察局局长共坐一桌，并能赢得德·拉·琥德所有同仁的信赖。”（转引自古斯塔夫·热弗鲁瓦：《囚徒》，巴黎1897年版，第180—181页）——原注

①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1850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1850年版，转引自《新时代表》第四期（1886年），第555页。——原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David Rjazanov编并由恩格斯作序的该书修订版，维也纳/柏林1927年版，第73页。——原注

并以这些人的辩护士形象出现，但他的样子却不像一个为魔鬼辩护的人。比如，他不久后大骂良知学派时，便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亚人方式攻击了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所尊敬的公证人。^①1850年前后，他宣称艺术不能同功利分开，几年后又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在他的读者面前，他很少想到如何传达的问题，这一点与拿破仑三世一样，拿破仑三世背着法兰西国家议会几乎一夜之间把关税保护变成了自由贸易。这些特点多少能让人理解为何官方批评家，尤其是于勒·热美泰尔^②很少感受到潜藏在波德莱尔散文中的理论能量。

马克思在描述职业密谋家时继续写道：“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很好地组织密谋策划活动……他们醉心于创新，醉心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他们热衷于燃烧弹，热衷于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他们热衷于暴动，而且这样的暴动越是想具有神奇惊人的效力，就越是要远离合理的依据。他们不断地搞这样的阴谋计划，眼里所见的目标只有一个：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理论启蒙，这说明他们对黑衣人士（穿黑色燕尾服的人），即多少受过教育的

^① 波德莱尔：《作品集》，Yves-Gerard Le Dantec 注释版，两卷本，巴黎1931/1932年版，第二卷，第415页。（此后只注卷数和页码）——原注

^② 于勒·热美泰尔（Jules Lemaitre, 1853—1914），法国戏剧批评家。——译注

人士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这些人代表运动这一方面，并且又是党的正式代表，因而密谋家们始终不可能完全不依赖他们。”^①波德莱尔的政治洞察力在根本上没有超越这些职业密谋家。无论对教士反动表示的同情，还是对 1848 年革命的同情，他的表态都是突如其来，因而其根基都是脆弱的。他在二月革命那些日子里的表现——在巴黎街角上挥舞步枪高喊“打倒奥匹克将军”^②——便很能说明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他应该都会接受福楼拜的名言：“在所有政治事件中，我只懂得一件事——反抗。”这里可以根据他一篇札记（这篇札记连同他的比利时随笔一起流传了下来）的最后一段文字来理解：“我说‘革命万岁’宛如我说‘毁灭万岁，忏悔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不仅会乐于做个受难者，而且也愿意做个刽子手——以便从两方面去感受革命！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了梅毒病体一样。”^③

人们可以将波德莱尔在此表达的想法称作煽动者的形而上学。他是在比利时写下了这段话，可是，他却一

①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 1850 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 1850 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四期（1886 年），第 556 页。——原注

② 奥匹克将军系波德莱尔的继父。——原注

③ 波德莱尔：《作品集》，第二卷，第 728 页。——原注

度被视为法国警方的暗探。其实，人们对如此看待波德莱尔并没有什么陌生。他曾在1854年12月20日就文人领取警方津贴一事给母亲写信道：“我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他们那可耻的账单上。”^①波德莱尔在比利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名声恐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雨果显露出了敌意——雨果在当时的法国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在比利时却受到热烈欢迎——他那具有杀伤力的冷嘲热讽也助长了这种谣言的出笼，而他本人恰恰又乐于传播它们。后来，大话崇拜 (culte de la blague) 又出现在乔治·索莱尔^②那里，而到了法西斯主义那里则成了不可或缺的宣传手段，但其最初的运用则见于波德莱尔。瑟林^③写作《屠杀琐闻》的题旨及书名本身就可以直接溯源到波德莱尔的一段日记：“可以精心策划一次密谋，以灭绝犹太人种。”^④布朗基主义者黎镐 (Rigault) 是在巴黎公社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结束其密谋生涯的，他似乎也有那种波德莱尔式的使人毛骨悚然的诙谐，在描述波德莱尔气质时，人们经常提到他。普鲁勒 (Ch. Proles) 在其《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一书中写道：“黎镐在处事上尽管冷酷无情，

① 波德莱尔：《致母亲的信》，巴黎1932年版，第83页。——原注

② 乔治·索莱尔 (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政论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和议会民主展开了尖锐批判。——译注

③ 瑟林 (Louise-Ferdinand Ce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译注

④ 波德莱尔：《作品集》，第二卷，第666页。——原注

但依然带有一些粗狂的诙谐，这是非他莫属的，他的狂热同样如此。”^①就连马克思在密谋者身上遇到过的恐怖主义白日梦也能在波德莱尔那里找到相应的东西。波德莱尔在1865年12月23日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一旦我重获那曾几度有过的朝气和精力，我将用惊世骇俗的书籍发泄我的怨愤，我要使整个人类起来同我作对。这将给我快乐，给我无限的安慰。”^②这种积压着的怨愤——法语中所说的暴怒（la rogne）——是半个世纪的街垒战在巴黎职业密谋者身上培育出的激情。

马克思曾就这些密谋者指出道：“正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并进行了指挥。”^③其实，街垒才是密谋者的固定活动场所，街垒本身历来具有着革命意义。七月革命期间有四千多个街垒设置在城中。^④当傅立叶要为出于热情而非出于报酬的工作寻找例子时，他发现没什么比筑街垒更能说明问题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那些街垒系统的详尽描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并没

① 普鲁勒：《黎稿：巴黎公社时期的警察局长》，见《保人》（《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巴黎1989年版，第9页。——原注

② 波德莱尔：《致母亲的信》，巴黎1932年版，第278页。——原注

③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1850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1850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四期（1886年），第556页。——原注

④ 参见格让尚钺（Ajasson de Grandsagne）与珀茹（Maurice Plaut）：《一八三〇年革命》（巴黎1830年版）一书中巴黎斗士们在7月27、28、29日的计划。——原注

有注意那些掌管它们的人们。“暴动者有自己的警察，他们无影无踪，在各处秘密巡察，维持秩序，那就是夜深人静时的黑夜……他们的双眼可以俯视那一片阴影，或许能在很多分散各处的地方看到一道模糊的亮光，凭借这道光亮可以辨别出那些破损不齐的轮廓，一些奇形怪状建筑物的外貌，在这些废墟中有一些类似光亮的东西在晃动，那便是街垒所在。”^①波德莱尔曾想用《致巴黎》一诗来结束他的《恶之花》，在这首没有写完的诗篇中与巴黎告别时，他并没有忘记提及那些街垒，他提及了“那些筑起高高街垒的神奇石头”^②，当然，那些石头是“神奇的”，因为波德莱尔的诗句只字未提那些搬动它们的手。可是，布朗基主义或许也有这种感伤，因为布朗基主义者特里东 (Tridon) 发出了类似的呼唤：“噢，暴力，街垒女神，你在火光和骚动上闪耀……囚犯们带着锁链的手向你伸去。”^③在公社的最后几天里，无产者们像受了致命伤的野兽那样退回到了街垒里面，在后面摸索探路。受过街垒战训练的工人并不适应那露天战场，否则，替尔斯 (Thiers) 的退路将被挡住，这也是他们失败的

① 维克多·雨果：《作品全集》，原稿版，小说卷之八，《悲惨世界》，巴黎 1881 年版，第 522—523 页。——原注

② 波德莱尔：《作品集》，第一卷，第 229 页。——原注

③ 转引自贝努瓦斯特 (Charles Benoist)：《现代国家的危机：“工人阶级”的“神话”》，载：《两世界》杂志，第 84 年号，第六期，第二十卷，1914 年 3 月 1 日巴黎，第 105 页。——原注

原因所在。一位研究巴黎公社的史学家最近说，这些工人“更喜欢在自己的街区里打仗，而不是在野外同敌人打遭遇战……如果他们必须死的话，他们情愿死在巴黎那用鹅卵石筑起的街垒后面”^①。

当时，巴黎公社最重要的街垒指挥布朗基 (Blanqui) 正被囚禁在他一生经历的最后牢狱驼茹 (Taureau) 要塞中。马克思从他和他的伙伴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②。对于布朗基在世时及身后所享有的革命威望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列宁之前，再没有哪个人在无产阶级中有如此鲜明的形象，这一点也在波德莱尔那里留下了印记，在他那些随意画出的素描中就有一幅是布朗基的头像。——马克思用以描绘当时巴黎密谋氛围所作的表述清楚地表明了布朗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有充分理由将他视为一个暴动派。如此这般，他就代表了这样一类政治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类政治家将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抢在革命的展开过程前去行事，结果使革命人为地陷入困境，使革命成为了不具备革命

① 乔治·拉隆兹 (Georges Laronze)：《一八七一年公社的故事》，据未出版的资料和回忆录整理而成，巴黎 1928 年版，第 532 页。——原注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维也纳/柏林 1927 年版，第 28 页。——原注

条件的即兴冲动”^①。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布朗基作出另一种描述，那么他就显得有点类似于穿黑燕尾服的人了，这类人是那些职业密谋者讨厌的竞争者。一位目击者对布朗基的“中央共和社”作了如下描述：“谁如果想准确知道布朗基的革命俱乐部同秩序党人两个俱乐部相比给人的第一印象，最好办法就是想象一下法兰西喜剧院上演拉辛或高乃依作品时，一边有人走进剧院，另一边则有一群人围成圈在观看杂技演员那摆弄筋骨的表演的场景。在布朗基的‘中央共和社’，人们一下子就进入了举行正规密谋仪式的小内室，它的几个门可以让人随意进出，但只有熟门熟道者才做得到随意折回。在一阵让人不耐烦的等待之后……此地的牧师站了出来，他表面上像是在概述他当事人如何倾诉冤情——他将这些作为民众的当事人描述成有半打左右是自以为是而充满怒气的头脑简单之辈——他们如何受到了他的庇护。实际上，他是在分析形势。他的外表非同凡响，他的衣着无可挑剔。他的头形很好，面部表情平静，只是他那双眼睛中有时会闪烁出让人不安而富有野性的光泽。那双眼睛窄小、犀利，但并不生硬，而是通常让人觉得舒适。他

^①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评谢努“密谋家”》，巴黎1850年版，以及德·拉·琥德：《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国的诞生》，巴黎1850年版，转引自《新时代报》第四期（1886年），第556页。——原注